

# 全家一起打月饼

米玲

每当与亲朋好友说起老爸做的月饼，总是众口称赞，令人垂涎。

老爸当年是太原海子边饭店面案厨师，他制作的一窝酥曾经在比赛中获奖。老爸的面案技艺可以说是童子功，他的拉面、揪片、包饺子、滚元宵技艺与众不同，包饺子的速度之快别人难以企及，经常在家中进行实操，一般不用我们上手。老爸带领我们全家打出的月饼，真是面香酥软、活色生香、甜而不腻、过口难忘。

每逢中秋佳节来临的时候，老爸老妈带领我们全家总动员一起打月饼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八月十五打月饼，是我们家的传统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月饼馅料会有一些改变，但小厨房里的围桌齐坐、刚出锅月饼的香甜美味、全家团圆打月饼的和谐氛围始终没有改变。

这是一个星期天，盼望着，老爸今天休息，大家终于聚在一起。但见老爸起了个大早，将厨房炭火提前进行改装，把火圈抹高15厘米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

厨师老爸就像总导演，从馅料制作、油料、鸡蛋、面粉的材料配比，到焙烤月饼的全过程，他一条龙总负责。

“围裙妈妈”承担现场把控和制作教练，她提前给我们准备好行头，大姐戴好围裙闪亮登场，老二老三老四摩拳擦掌分别亮相，弟弟也套好小套

袖，铆足劲抢过擀面棒，一板一眼地比画，一招一式有一种要挑大梁的腔调。我们姐弟五个，有的和面、包馅、擀皮；有的跑腿，家庭打月饼的现场一片繁忙景象。

但见妈妈揪好一个个面剂，教我们把面剂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由姐姐擀成圆片，老二包上糖馅，像包子一样收好口，然后压成薄饼状，老三负责均匀地把两面擀好，然后轻轻放在月饼模子中，老四用双手压实模子中的月饼，再把它款款地取出，放在由奶奶缝制的六角形高粱箅子上，由弟弟送给厨房的老爸，进行制作月饼的最后一道工序，上色、烘焙。

老爸烘烤出来的月饼那是一绝，一般人止于欣赏，难于模仿。首先，老爸自制的土法上马的火炉、精选出的焦炭，和老爸那双久经“烤”验的手，别人无法复制。如何保证烤制月饼的火色，老爸只要将手伸进火炉中取出焙于四周的月饼便可知道。没有专业的训练，在高温中，难以下手。

我们全家打月饼的场景，早已惊动了左邻右舍，他们也挽起袖子纷纷加入，有的品尝，有的点赞，有的说笑，嘻嘻哈哈，欢声笑语提前把我们全院带入中秋佳节的团圆场面。

勤劳又朴实的老爸和老妈没有留下多少豪言壮语，但他们以身作则，干活带娃，把我们一个个训练成热爱劳动、动手能力较强的人。

## 记忆中的土豆

倪吉利

孙子过生日，全家人就近到饭店小聚。点菜时发扬民主，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，每人点一道菜，孙子点了个酱油土豆丝。大家有说有笑、推杯换盏，品尝着美味佳肴。眨眼工夫孙子点的那盘土豆丝就见底了。问他：“还吃吗？”他点了点头，看他没吃饱，又要了一份。土豆丝上来后，我随手夹了一筷子尝了尝，味道还可以。

这些年在家里我是从来不吃土豆的，不是说这道菜不好吃，在咱们北方，过去的主打菜就是土豆和大白菜。每到冬季，家家户户都要储存土豆和白菜，一直吃到来年开春。为什么我对土豆这么不感兴趣呢？因为在部队时驻地是河北围场，那地方气候寒冷，盛产土豆，一年四季离不开土豆，部队也不例外，每天餐桌上土豆丝、土豆片、土豆条、土豆块，样式不一样，味道一个样。特别记忆犹新的是新兵连的伙食，那是1976年隆冬，3个月的新兵连生活，每天高强度的训练，好不容易熬到饭点了，不是二米饭(大米和小米掺和一块)，就是窝窝头、水煮冻白菜、清炖土豆块。

前些年，儿子在部队服役，我去部队探望，又体验了一次部队生活。现在部队的伙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官兵的生活条件大幅改善，餐桌上的菜品更加丰富，从量到质都有保障，既暖胃又暖心。

如今，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，各种新鲜蔬菜常年供应，高档食材摆上了普通人家的餐桌，粗粮、野菜反而成了餐桌上的抢手货。吃惯了大鱼大肉，还很想念过去的粗茶淡饭，偶尔调剂一下生活，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

触景生情，看到土豆丝不由得勾起了过往的回忆。那时候部队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了些，但是磨炼了意志，锻炼了适应能力，收获了成长，为以后面对各种困难挫折打下了基础，物质生活虽然清贫，但精神生活非常富足，今天想来，也是一段美好的记忆。

## 李子情

郭爱川

前些日子，妯娌仕英几次叫我们回老家，又拍照片又发视频，说李子熟了，赶紧回来吃李子。视频里树下落着许多李子。

于是，我回了一趟老家。回到家时，已是傍晚。看李子树，郁郁葱葱，一眼望去，竟看不见一颗李子。走近细看，才发现，李子黑红黑红的，结在稠密的枝子间确实不惹眼。摘一颗吃，软软甜甜的，入口即化，一包甜水，丝毫没有李子的酸味，这李子真是熟透了。

次日清晨，发现地上又落了许多李子。仕英说：“前些天树底下落了一大片，倒出去两箩筐，不如做些李子酱。”我拿个盆，将地上刚落的捡起来。有趣的是，捡拾落李时常常听到“噗”的一声，那是李子掉下来了。在“噗噗”的声音里寻找，或是落在树下松软的土中，或是落在了一旁的茴子白里、葡萄藤上、西红柿旁。有的一掉到地上就破了，淌出了甜水，有的还完好。从地上捡起来吃，口感如前。

要做酱，就选熟透的。想了一个好办法，不去摘，而是轻轻摇。看好一枝，轻摇一两下，熟的自然就落到了盆里，也有的落在地上，留在树上的还能坚持两天。

我们在电热锅里搅动了一个下午，黑红的李子水终于浓稠成一瓶瓶红艳艳、酸甜甜的李子酱。

后来，又有了新突破。李子树不像柿子树，不是很直，我踩个凳子就上去了。我在树上摘，仕英在下面接，摘了几个全从手里掉了，或是刚摘一个，旁边的李子就自己掉了，不由得发出“哎呀哎呀”的可惜声。然后，树下的人赶紧去找。

我们从县城出发回家时是下午5点，一路去了四五家分送给师长亲友，回家已是夜里10点多钟，分送活动持续到第三天。除了李子和酱，还有自家地里种的蔬菜。给菜的，还有乡亲、邻里。乡亲、发小们总是将自己的心，放在一叶叶的菜里、一颗颗的果子里。黧黑的是劳作的面庞，纯朴的是不善言辞的微笑。

## 车轮滚滚 一路向前

衣名

人生中有很多记忆，美好如初。

在我刚懂事的时候，看到邻居刘爷爷骑着自行车，下地干活、外出购物，很是羡慕。梦想我家能有一辆自行车，该有多好呀，不用妈妈每次徒步去10里外的供销社买东西了，队里分了东西带上就回来了。

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们家兄弟姐妹多，能吃饱饭就知足了，哪敢向父母提买自行车的事情，我们只能在刘爷爷不骑的时候，悄悄地坐在人家自行车上，蹬着过个瘾。

妈妈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并对我们说：“咱家不能和刘爷爷家比，

他家儿子是煤矿工人，能挣活钱。等明年吧，你也大了一岁，妈多养只羊，再喂上头猪，卖了给你买。”妈妈攒了一年多的钱，终于花了60多元买了一辆半新红旗牌加重旧自行车，全家人都格外珍惜它，经常擦洗。姐姐哥哥，抢着学，晚上，还把它搬进拥挤的房内。后来，没等我来得急学，我大爷患病急着用钱，父亲为难了，一咬牙背着妈妈把自行车卖了。妈妈知道后非常伤心，流着泪跟父亲吵了起来。那是我记忆

中母亲第一次发火。后来，妈妈和妹妹“搭会”(类似现在零存整取)，

好不容易又买了一辆新的红旗牌自行车。看到有的小孩学骑车，我的心里也痒痒的，跟妈妈软磨硬缠想要学骑车，妈妈终于同意了。学骑车时，我格外小心。即使摔跤，我都尽量用身子支着，宁可摔破肉皮，也不能摔坏车子，因为肉皮破了，还可以长好，车子摔坏了，再想骑可就难了。后来，父亲在外面干活儿，把车子骑走了，妈妈只好省吃俭用又买了一辆红旗牌自行车。自此，我们家也就有了“三辆红旗”的历史。

进入上世纪80年代，人民的生活虽然有了一定的提高，可由于计划经济，自行车生产仍然供不应求，数量不多，品种少，想买凤凰牌、永久牌车子就得托关系。我结婚时的车子是我三姨从山东托运来的。后来，时兴二六小车子，我想给妻子弄一辆，跑了100多里，到县城的一个批发商店才买上。这是一辆墨绿色的铁锚牌车子，它一改过去黑色的二八笨重车身，显得秀气、灵巧、美观，着实让她高兴了许久。

进入新世纪后，商品极大丰富，人们的交通工具也更新换代，变化很大。自行车造型美观，颜色鲜艳，品牌迭起，数量之多几乎人手一辆。购买相当方便，高中低档的品牌自行车应有尽有，人们已不把它当作什么贵重物品了，就连我的孩子在4岁时也有了一辆彩色自行车。我也紧跟时代的脚步，购买了一辆摩托车。闲暇无事，兜一圈，转一转，自感潇洒无比。随着经济飞速发展，我国的汽车工业也快速发展，合资、国产汽车销路看好，小汽车已逐渐进入人们的家庭生活。我在6年前也购买了一辆荣威e50轿车，这真可谓巨变了。看着鲜红、舒适的汽车，我真是感慨万千！现在有了双休日，自己又有了小汽车，不管天气如何变化，探亲、访友、度假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既方便又舒适。

车轮滚滚，财源广进，能赶上这样好时代的人，能说不幸福吗？由我们家车子的变迁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75年来的变迁和党的政策带给人民的幸福，也带给我们无限希望。